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散文选

1918—1949

第四卷



I266/29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DZ75/16

中国现代 散文选

1918—1949

第四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中国现代散文选(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488,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2 插页2

198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500

书号10019·3370

定价 1.80 元

9275/16

第 四 卷

目 次

丽 尼

长夜	1
鹰之歌	3
恶梦	6
池畔	14
影	24
野草	28

楼适夷

战地的一日	34
向着暴风雨前进	46
带路的孩子	50

丁 玲

五月	54
彭德怀速写	59
田保霖	61
三日杂记	69

施蛰存

画师洪野	83
------------	----

驮马	87
----------	----

栗和柿	91
-----------	----

叶以群

一个印象	95
------------	----

渡漳河	99
-----------	----

歌声	107
----------	-----

何其芳

雨前	110
----------	-----

黄昏	112
----------	-----

独语	114
----------	-----

楼	117
---------	-----

《刻意集》序	121
--------------	-----

树阴下的默想	126
--------------	-----

一个平常的故事	131
---------------	-----

韩同志和监狱	143
--------------	-----

鲁彦

雪	146
---------	-----

父亲的玳瑁	150
-------------	-----

听潮的故事	158
-------------	-----

故乡的杨梅	167
-------------	-----

清明	172
----------	-----

钓鱼(故乡随笔)	178
----------------	-----

旅人的心	189
------------	-----

火的记忆	196
------------	-----

从灰暗的天空里	207
---------------	-----

陈子展

- 正面文章反面看法.....210
- 蓬庐絮语212
- 慈善家的眼睛217
- 绝顶聪明和额外愚蠢219

傅东华

- 杭江之秋221
- 父亲的新年227

柳亚子

- 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感想230
- 关于读经问题及其他234

刘廷芳

- 艺术家.....237

陆 蠡

- 海星.....240
- 松明.....241
- 竹刀.....243
- 水碓.....249
- 囚绿记.....252
- 私塾师.....255

李长之

- 愚妄者的脸谱263
- 孩子的礼赞266
- 大自然的礼赞271

孙雯君

城陷以后	274
------------	-----

吴组缃

黄昏	278
村居记事二则	288
柴	299
泰山风光	309
差船	329

徐懋庸

读房龙地理杂感	340
草巷随笔	343
我的失败	354
故乡一人	359
神奇的四川	367
两种春天	369

陶行知

不除庭草斋夫谈荟	373
----------------	-----

杨振声

侏儒与痰孟子	380
--------------	-----

萧 红

烦扰的一日	383
过夜	388
饿	393
回忆鲁迅先生	398

靳 以

造车的人	434
------------	-----

火439

旅中杂记445

邻居们468

红烛480

季羨林

年482

黄昏488

唐 弢

谈礼教493

急就草495

东南琐谈497

略论自大之类507

水仙509

寻梦人510

自春徂秋518

《周报》休刊词523

桥527

许幸之

鹿的父亲531

蹇先艾

城下536

车窗外548

茅店塾师552

濠渡557

塘沽的三天562

穆木天

秋日风景画568

雪的回忆579

任白戈

念祖母590

周 文

第三生命594

茶包600

生产日记607

万迪鹤

长途618

灰色的手624

李健吾

拿波里漫游短札627

翡冷翠632

希伯先生640

贾祖璋

萤火虫643

蝻斯647

顾均正

昨天在哪里651

“马浪荡炒栗子”654

叶 紫

行军掉队记657

行军散记668

古渡头.....	681
岳阳楼.....	687
长江轮上	690

长 夜

丽 尼

那时，我织着我自己底梦，你也有你自己底沉思，我们是各自组成着各自底世界，完全是陌生而不相识的人了。我们往往只各人沉浸在自己底哀愁之中，虽然彼此都深深地感觉到了难耐的重负，然而也不肯互相告诉而作出安慰。

唉，我们底郁结的心是什么时候始能消解呢？到了这里，我老实地给你说罢，我不能不希望一个末日底来到啊。

一个毁灭会给我们一个结束，那时，我们彼此将不存一点怨尤，这岂不更好么？为了我们底历史我是不能再有眼泪。

过去犹如梦一般地依稀，而且，我们是从来不曾有过欢乐的啊。如同在黑暗之中的一对伴侣，我们是这样偕行着的呀。

我搀扶着你，越过了森林与大海。你曾说“多么疲倦的途程，”我无语，因为我也有着自己底苦痛。你岂不曾看见有眼泪挂在我的眼角，而我也几乎是几乎要昏倒于我底道路么？我忍住了叹息，这是因为有了你在我底身旁。岂不知道，一个叹息会在我底心里种下不幸的种子而给我以永远也不能解脱的哀愁么？我们是互相扶依的伴侣，而又是完全陌生的旅客哟。

在人海之中你是怎样地奔向了来，而我也曾怎样地对你张开了我底寒冷的手臂！我曾说：“这个相逢会使你失去少女底容颜，而忘却青春底梦的呀。”一丝眼泪曾流下了你底眼前，而我

亦只能忍住哭泣。于是我们互相结合了冰冷的唇，而偕行于这植满了哀愁与寂寞的道路了。你无言，时时窥视了我以沉默的眼。然而，这岂是我们底希求，这是我们底不幸哟。

夜已深了，去罢，我们：我们无有故旧，也无有朋友，我们只各人自己认取自己底道路，趁着这黑夜而作出一个渺茫的摸索罢。

到那时我们会有记忆，然而，记忆是属于过去的事了。我将在黑夜里频频呼唤你底名字；你将永远低垂了头，感觉辛苦。

我们将希望着毁灭如同一个救赎。我们将把生命看做不能摆脱的负累，在沉默的忆念之中我们将随着草木而腐朽。

世界底末日与宇宙底哀愁：我们将战栗于暗夜的途中，不复再有言语。在倦怠的途程之中我们会永远无有苏醒。

这样，我们结束了我们底梦寐罢。然而，我们仍将互相表示着平寂，如辞枝的落叶互相作出沉默之睥视而得到了了解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

（选自《黄昏之献》，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版）

鹰之歌

丽 尼

黄昏是美丽的。我忆念着那南方的黄昏。

晚霞如同一片赤红的落叶坠到铺着黄尘的地上，斜阳之下的山冈变成了暗紫，好象是云海之中的礁石。

南方是遥远的；南方的黄昏是美丽的。

有一轮红日沐浴着在大海之彼岸；有欢笑着的海水送着夕归的渔船。

南方，遥远而美丽的！

南方是有着榕树的地方，榕树永远是垂着长须，如同一个老人安静地站立，在夕暮之中作着冗长的低语，而将千百年的过去都埋在幻想里了。

晚天是赤红的。公园如同一个废墟。鹰在赤红的天空之中盘旋，作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嘹唳地，清脆地。

鹰是我所爱的。它有着两个强健的翅膀。

鹰的歌声是嘹唳而清脆的，如同一个巨人底口在远天吹出了口哨。而当这口哨一响着的时候，我就忘却我底忧愁而感觉兴奋了。

我有过一个忧愁的故事。每一个年青的人都会有一个忧愁的故事。

南方是有着太阳和热和火焰的地方。而且，那时，我比现在年青。

那些年头！啊，那是热情的年头！我们之中，象我们这样大的年纪的人，在那样的年代，谁不曾有过热情的如同火焰一般的生活？谁不曾愿意把生命当作一把柴薪，来加强这正在燃烧的火焰？有一团火焰给人们点燃了，那么美丽地发着光辉，吸引着我们，使我们抛弃了一切其他的希望与幻想，而专一地投身到这火焰中来。

然而，希望，它有时比火星还容易熄灭。对于一个年青人，只须一个刹那，一整个世界就会从光明变成了黑暗。

我们曾经说过：“在火焰之中锻炼着自己”；我们曾经感觉过一切旧的渣滓都会被铲除，而由废墟之中会生长出新的生命，而且相信这一切都是不久就会成就的。

然而，当火焰苦闷地窒息于潮湿的柴草，只有浓烟可以见到的时候，一刹那间，一整个世界就变成黑暗了。

我坐在已经成了废墟的公园看着赤红的晚霞，听着嘹唳而清脆的鹰歌，然而我却如同一个没有路走的孩子，凄然地流下眼泪来了。

“一整个世界变成了黑暗；新的希望是一个艰难的生产。”

鹰在天空之中飞翔着了，伸展着两个翅膀，倾侧着，回旋着，作出了短促而悠远的歌声，如同一个信号。我凝望着鹰，想从它底歌声里听出一个珍贵的消息。

“你凝望着鹰么？”她问。

“是的，我望着鹰，”我回答。

她是我底同伴，是我三年来的一个伴侣。

“鹰真好，”她沉思地说了；“你可爱鹰？”

“我爱鹰的。”

“鹰是可爱的。鹰有两个强健的翅膀，会飞，飞得高，飞得远，能在黎明里飞，也能在黑夜里飞。你知道鹰是怎样在黑夜里飞的么？是象这样飞的，你瞧，”说着，她展开了两只修长的手臂，旋舞一般地飞着了，是飞得那么天真，飞得那么热情，使她底脸面也现出了夕阳一般的霞彩。

我欢乐底笑了，而感觉了兴奋。

然而，有一次夜晚，这年青的鹰飞了出去，就没有再看见她飞了回来。一个月以后，在一个黎明，我在那已经成了废墟的公园之中发现了她底被六个枪弹贯穿了的身体，如同一只被猎人从赤红的天空击落了下来的鹰雏，披散了毛发在那里躺着了。那正是她为我展开了手臂而热情地飞过的一块地方。

我忘却了忧愁，而变得在黑暗里感觉奋兴了。

南方是遥远的，但我忆念着那南方的黄昏。

南方是有着鹰歌唱的地方，那嘹唳而清脆的歌声是会使我忘却忧愁而感觉奋兴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原载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恶 梦

丽 尼

一个月以来的恐怖生活总算已经过去。现在，经过了长途的山道汽车底奔驰，终于来到这海滨的汽船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清鲜的空气。

虽是冬天，在南方，太阳还是温暖的。我在船顶找到了一块空地，靠着栏杆安置了被包。在逃难的境况里，谁也想不到旅行人底苦楚的。人声嘈嚷着，女人们和小孩们尤其吵闹得厉害，但是，我只能倦怠地依着栏杆，看着海潮是怎样一分一寸地涨了上来，希望着港汊不久以后就会被潮水填满。山道上，长途汽车仍然是一部一部地以疯狂的速率冲了过来，从城里带出死囚般的人类，来到这海滨的汽船站；几乎等不及最后的一位乘客从车里爬出，汽车便又疯狂地向着城里奔去，在车后拖起一阵赤雾般的灰尘。

一个月。虽然是一个月，但是，是怎样长的时间！自从战争谣言发生以来，一座城便好象被神们遗弃了似地，忽然改了形象，而成为活的地狱了。佩着新奇标帜的兵士们在街头成群地走过，采购着各种用品，逢人说着要开赴前线的话，露出一些苦脸，而不久，就慢慢地从城里绝迹了。人们聚在一起，就猜测着前方的战况，然而，是那么漠不关心地，只是当作闲谈来议论着。宣传员们在街头贴标语，请人去赴群众大会。而正在群众大会的

时候，飞机就飞来了，一共有六架，排成阵列，先放琉璃烟，以后就抛炸弹。以后，是每天都发生同样的事情的。

每天，一到正午，城里就变得荒凉起来，连最繁盛的街道上，也难看见行人走过。被炸塌的房屋在街头竖立着，空洞的四壁，显得分外落寞。葬身在瓦砾堆和空场上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然而，当飞机摆成阵列在天空盘旋，发出轰隆的巨响的时候，就是人类最锐利的号叫，也会听不见的。直到夜晚，在那冷寂的空气里，才有母亲们底哭声随着夜风飘出来了。

一个月以来，我只是每天早起就跑出城去，到郊外看飞鹰，或者到山里去听流泉，而傍晚回到城里，所看见的却只是又多了一些新的灰烬。人们低着头，从幽抑的路灯下面无声走过，或者汉子们持着锄头，用手提灯照着倾塌的房屋，从瓦砾堆里发掘着支离破碎的尸体——想到这些，我禁不住地抖擞了，如同刚从恶梦里醒来似地起了一阵寒栗和恶心的感觉。

到什么时候为止啊？——这么地自己对自己叹息着了。

望望天，天是碧蓝的，没有一点云影。饶瘠的山岗呈现着暗紫色，显得那么苍老。几只苍鹰飞旋着，互相追逐着，给那碧蓝的天幕画出了许多淡黑色的弧线。潮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漫过了港堤，使近边的低地全变成了大海底一部分。汽笛在头上懒懒地鸣着，船身也随着迂缓地摆动了。

人们互相招呼着，说着各种告别的安慰的话。一个头上缠着黑布的中年男子也杂在码头上的人群中，忍着痛楚似地拉直着嗓子向船上喊：

“阿妹，免急，没要紧啦，”他招招手，又把头摇了一摇。“阿宝乖，阿宝长大你就有靠啦。”

“是，阿舅。阿舅也要当心啊！”